

世界

名著百部

011

N

a

N

a

娜

娜



[法] 左拉 / 著

伊犁人民出版社



世界

地理知识



世界地理知识

N

a

N

a

娜

娜



[法]左拉 / 著

黄丽萍 / 译



伊犁人民出版社



娜 娜 [Na Na]

作 者:[法]左 拉

译 者:黄丽萍

出版者:伊犁人民出版社出版

印刷者:河南新乡印刷有限公司

880×1230mm 大 32 开本 12 印张 430 千字

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7-5425-0549-1/I.216

定 价:13.50 元

(本书若遇印刷、装订错误可直接向承印厂调换!)

序

《娜娜》是法国作家左拉的惊世之作，法国文学不乏反映娼妓的作品，但介绍最详尽，描写最生动，暴露最深刻的，恐怕当推左拉的小说《娜娜》。这是《瞿贡—马卡尔家》史族系列的第九部作品。作者在写作这个家族史系列第七部作品《小酒店》时，就已开始酝酿制作这本小说了。小说尚未完全脱稿，便开始在《伏尔泰报》上连载，引起轰动。1880年出版后，即成为炙手可热的畅销书，销售五万余册，连续再版十次。在一百二十年后的今天，这本书早已成为一部颇具影响的世界文学名著，一直行销于世界上许多国家。

娜娜是《小酒店》里男女主人公古波与绮尔维丝的女儿。还是十五岁的少女，就在街头鬼混，沦为下等妓女。十八岁上，也就是小说开头的时候，她被庸俗下流的剧院经理博德纳夫捧上游艺剧院的舞台，主演淫秽歌剧《金发爱神》。她身上没有任何艺术细胞，也根本没有接受过艺术的教育，唱起来“嗓子像面破锣”，但她有着性感的裸体，又很善于以色相挑逗和勾引观众，她的表演获得满堂的疯狂鼓掌，轰动整个巴黎。上流社会的假正人君子，淫棍色鬼，争相拜倒在她的脚下。娜娜在与这些周旋的同时，继续去妓院出卖肉体。不久，她得到银行家斯泰内的供养，在专为她购置的市郊别墅里过上了贵妇般的生活。但她并不满足，背着斯泰内在别墅里与未成年的阔少年乔治·于贡和朝迁大臣缪法伯爵鬼混。当斯泰内经济上陷入困境的时候，她便毫不犹豫地抛弃了他，公开投入缪法伯爵的怀抱。不过，她发现从缪法伯爵身上刮不到多少油水，于是又看上了丑角演员冯丹。娜娜这回的爱情倒是真的。她拒绝了其他男人的追求，与冯丹正式结了婚，指望过上正常的家庭生活。但冯丹属于那种痞子加无赖的一类，肆无忌惮地盘剥和虐待她，娜娜被逼得走投无路，再次沦为流娼。这时游艺剧院排演《小公爵夫人》，意欲邀请

娜娜参加扮演一个荡妇的角色。但娜娜却希望扮演正经人，她恢复与缪法伯爵的关系，叫他出钱买下戏中公爵夫人的角色由她扮演。从此，她在缪法伯爵的供养下，过着王妃般穷奢极欲的生活。但她并不忠于或者说并不满足于缪法伯爵。巴黎有钱的男人，她一概来者不拒，甚至把缪法伯爵的岳父、老朽不堪的德·舒阿侯爵引到她淫乱的床上，而被缪法伯爵撞见。一个又一个有钱有势的男人，在她的色情的攻击下倾家荡产，身败名裂。最后她从她儿子的身上染上了天花，结果这个“爱神”腐烂在旅馆里。

整部小说就是妓女娜娜的一部盛衰沉浮史。但作者着意揭露和批判的主要对象并不是娜娜。相反，在作者笔下，娜娜这个彻底堕落、人所不齿的女性，多少还保留着社会最底层妇女某些值得肯定的东西。例如她对儿子深挚的母爱，她对常人家庭生活的渴望，对纯朴的乡间生活的向往，她对上流社会那些男人愤怒的斥责和尖刻的嘲笑，她对扮演正经女人这种角色的追求，她天生具有的善良和同情心，甚至慷慨和自我牺牲的品质。作者如此着笔描写娜娜，无非是要说明：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糜烂腐朽的根源，绝不在娜娜这样的妓女身上，而在它本身；娜娜这样的妓女，其实也是这个上流社会的受害者。

在娼妓娜娜的这部盛衰史里，作者彻底揭露、无情鞭挞的，正是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疯狂追求色欲的形形色色的人物。作者用浓笔重彩描绘的这幅淫徒色鬼群丑图，把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黑暗、腐朽、糜烂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。这正是这部小说的积极意义之所在，也是它能够成为传世之作的原因。



晚上九点钟了，游艺剧院的演出厅里还是空荡荡的，只有楼厅和正厅前座里，有几个早到的观众在等候开演，在枝形吊灯的昏黄光线下，隐约看见他们坐在紫红丝绒套的座椅里，幕布被笼罩在一片昏暗之中，犹如一大块红色的斑点。舞台上阒然无声，成排脚灯熄灭了，乐师们的乐谱架摆得七零八落。只有四楼楼座里，发出阵阵喧嚣声，还夹杂着呼唤声和笑声，在金色框架的大圆窗下，坐着一些观众，他们头戴无沿帽或鸭舌帽，在天花板上的圆形拱顶四周，画着一些女人和裸体儿童，在空中飞翔，天空在煤气灯光照耀下，呈现出一派绿色。不时出现一位女引座员，手里拿着票根，忙着把走在她前边的一位先生和一位太太领到座位上。男的穿着礼服，女的身材颀长，挺着胸脯，他们把目光缓缓向四下扫视。

正厅里来了两个年轻人。他们站着，目光环顾四周。

“我对你是怎么说的，埃克托尔？”年龄大的青年说道，这个青年高个子，嘴上蓄着小黑胡子，“我们来得太早了，你应该让我把雪茄抽完再来。”

一个女引座员从他们旁边经过。

“哟！原来是福什利先生，”她亲切地说道，“不过半个钟头，戏是不会开演的。”

“那么，他们贴出的广告上为什么说是九点钟呢？”埃克托尔低声埋怨道，瘦削的脸上露出怒气冲冲的样子，“今天早上，在剧中担任角色的克拉利瑟还向我保证说，八点整就开演呢。”

他们沉默了片刻，抬头察看昏暗中的包厢。不过，因为包厢壁上贴的是绿纸，里面显得更加黯淡。往下看，楼下包厢隐没在一片漆黑之中。楼厅包厢里，只有一位胖乎乎的妇女，疲乏地趴在罩丝绒的栏杆上。舞台的左右两侧，高高的柱子之间的包厢里空无一人。包厢外壁上挂着带有长长流苏的垂饰。金色和白色的大厅，衬托着嫩绿色，

在水晶大吊灯的微弱灯光照耀下，空中好像弥漫着微尘。

“你给吕西买了包厢票没有？”埃克托尔问道。

“买了，”另一个青年回答道，“不过，买票可不容易啊！哦！别担心，吕西不会来得太早的。”

他轻轻打了一个呵欠，沉默了一会，说道：

“你真走运，你还没有看过首场演出……《金发爱神》的上演将是今年的一件大事，这出戏人们已经谈论半年了。啊！亲爱的，多么动听的音乐！这出戏真吸引人！博尔德纳夫真精明，他把这出戏留到博览会期间才上演。”

埃克托尔认真地听着，他提了一个问题：

“娜娜这个新明星，她应该演爱神喽，你认识她吗？”

“问吧！问得好！还会有人问我！”福什利嚷道，一边把两只胳膊向上一举，“从今天早上起，人们就缠住我，问娜娜的情况。我遇到不下二十个这样的人，问娜娜这样，问娜娜那样！难道我知道吗？难道我认识巴黎的所有风骚娘儿们吗？……娜娜是博尔德纳夫的新发现。她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。”说完，他平静下来。不过，大厅里空荡荡的，分枝吊灯发出的光线昏昏暗暗，一片教堂般的肃穆气氛，窃窃私语声，门开关的声音，这一切都令他烦躁不安。

“啊！不对，”他突然说道，“在这里呆下去，人会变老的。我就出去……我们到楼下去，也许遇到博尔德纳夫，他会细细跟我们讲的。”

检票处设在楼下铺着大理石的前厅内，观众已经开始入场了。从敞开的三道栅栏门望出去，只见马路上热闹非凡，在这晴朗的四月夜晚，灯火通明。一辆辆马车在剧院前嘎的一声停下来，打开的车门又砰的一声关上，人们三五成群地进场，在检票处滞留一会儿，然后走到前厅尽头，从左右两边的楼梯上楼，妇女们扭动着腰肢慢腾腾地上楼。前厅里有少许拿破仑时代的装饰，看上去颇像圣殿里纸板做成的列柱廊。光秃秃的灰白墙壁上，贴着黄色巨幅海报，在煤气灯照耀下，显得格外醒目，上面用大黑体字写着娜娜的名字。一些男人经过那里，停下脚步，在那里看海报，另一些男人则站在那里聊天，堵在门口。而在靠近订票处的地方，有一个粗壮男子，宽面颊，胡子刮得

光光的，正在粗声粗气地回答一些人的问题，他们恳求他卖票给他们。

“这就是博尔德纳夫。”福什利一边说，一边下楼梯。

经理已经瞥见了她。

“喂！你真够讲交情啊！”经理老远对他大声嚷道，“原来你是这样给我写文章的……今天早上我翻开《费加罗报》一看，连一个字也没有。”

“再等等吧！”福什利回答，“在写文章介绍她之前，我得先认识一下你的那位娜娜才行……何况，我什么也没有答应过你。”

接着，为了不让经理再缠住他，他就把他的表弟埃克托尔·德·拉法卢瓦兹介绍给博尔德纳夫。这个青年人是到巴黎来求学的。经理看了青年一眼。埃克托尔却心情激动地打量着经理。原来他就是博尔德纳夫，这个耍女人的人，对待女人像对待狱卒一样。这个人的头脑里总是想着做广告，说起话来嗓门很高，又吐唾沫，又拍大腿，是一个厚颜无耻、专横跋扈的人。埃克托尔觉得对这样的人要说句客套话，恭维恭维他。

“您的剧院……”他用轻柔的声音说道。

博尔德纳夫是一个喜欢说话开门见山的人，他毫不掩饰地用一句粗俗的话打断了他的话：

“你尽管叫我的妓院好了。”

这时，福什利赞同地笑了，而拉法卢瓦兹的恭维话还未说完，堵在喉咙里，他觉得经理的话很刺耳，却竭力装出一副欣赏这句话的样子。这时，经理匆忙走过去与一个戏剧评论家握手，这位评论家的专栏文章在社会上颇有影响。当经理回来时，年轻人心里已经恢复了平静。他怕自己显得过分拘谨，别人会把他看成乡巴佬。

“人家告诉我，”他很想找些话来说说，又说道，“娜娜有个好嗓子。”

“她呀！”经理耸耸肩膀，大声说道，“她有一副破锣嗓子。”

年轻人赶快补充道：

“而且听说她是个出色的演员呢。”

“她呀！……简直是一堆肥肉，演戏时连手脚都不知道该怎么

放。”

拉法卢瓦兹脸上微微红了一下，弄得摸不着头脑，结巴道：

“无论如何我也不要错过今晚的首场演出。我早就知道您的剧院了……”

“就叫我的妓院好了。”博尔德纳夫又一次打断他的话，态度冷漠而又固执，像一个非常自信的人。

这时候，福什利一声不吭，他在注视着那些正在入场的妇女。当他发觉他的表弟愣在那儿，被弄得啼笑皆非，就过来给他解围。

“你就按照博尔德纳夫的意思叫好了，他叫你怎么叫，你就怎么叫，这样他就高兴了……而你呢，老兄，别让我们在这儿久待了。如果你的娜娜既不会唱又不会演，那么你的戏就一定失败，只会失败。而且，这正是我所担心的事。”

“失败！失败！”经理的脸涨得通红，大声嚷道，“难道一个女人要会演唱会才行？啊！我的小老弟，你也太迂拙了……娜娜有别的长处，这是真的！这个长处抵得上任何长处。我已经觉察出来了，这个长处在她身上很突出，如果我觉察不出来，我就是白痴……你等着瞧吧，你等着瞧吧，只要她一出场，全场观众就会看得垂涎三尺。”

他兴奋极了，举起两只粗大的手，手都发抖了。接着，他感到很欣慰，低声自语道：

“是的，她前途无量。啊！真见鬼！是的，她前途无量……她是个婊子。啊！她是个婊子！”

随后，在福什利的诘问下，他便答应把详细情况告诉他。他的言辞粗俗不堪，埃克托尔·德·拉法卢瓦兹听后，感到很不舒服。他认识娜娜后，就想把她推上舞台。就在这时候，他正好缺少一个人演爱神。他是不会长时间把精力放在一个女人身上的，因此希望让观众很快欣赏到她。不过，这个高个子姑娘的到来，在他的戏班子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。他原来的明星叫罗丝·米尼翁，是一个演技精湛的演员，也是一个受人崇拜的歌星，她感到来了一个竞争对手，心里很恼火，便用甩手不干来威胁他。为了海报上排名的事，天哪！闹得不可开交，最后，他决定把两个人的名字用同样大的字体印在上面。他绝不让别人来惹他麻烦，只要他的小娘儿们——他是这样称呼她们的

——有一个人，不管是西蒙娜还是克拉利瑟，行动稍有差错，他就朝她们屁股上狠狠踢过去。不这样，他就无法维持生计。他用她们来卖钱，这些婊子，他知道她们的身价！“瞧！”他说完换了话题，“米尼翁和斯泰内来了，他俩总是在一起。你们知道斯泰内对罗丝开始讨厌了，所以，她的丈夫总是寸步不离斯泰内，生怕他溜走。”

剧院檐口上的一排煤气灯发出夺目的光芒，把人行道照得雪亮。两棵碧绿的小树在灯光照射下显得格外清楚，一根柱子被强烈的灯光照得发亮，人们老远就能看见海报上的字，清楚得和大白天一样；远处街上的暮色越来越浓，星星灯火闪闪发光，马路上行人熙熙攘攘。许多人还没有马上进场，他们滞留在外边，一边聊天，一边抽雪茄。排灯的光线把他们的脸照得灰白，他们缩短了的身影在柏油马路上清晰可见。米尼翁是一个身材高大、宽肩的汉子，长着一个江湖艺人的方形脑袋，他从人群中挤出来，挽着银行家斯泰内的胳膊；斯泰内身材矮小，大腹便便，面孔圆圆的，下颌和两颊上长着一圈灰白络腮胡子。

“怎么？”博尔德纳夫对银行家说道，“你昨天在我的办公室里已经见到过她。”

“啊！原来就是她，”斯泰内嚷道，“我料到是她。不过，她进来的时候，我正往外走，我几乎没有看清她。”

米尼翁耷拉着眼皮听着，一边使劲转动着手指上的大钻石戒指，他明白了，他们谈的是娜娜。随后，博尔德纳夫把他的新来的明星的模样描绘了一番，银行家的眼里燃起了欲火。米尼翁终于插话道：

“别谈了，亲爱的朋友，一个娼妇！观众会把她赶走的……斯泰内，我的小老弟，你知道我的太太正在她的化妆室里等你呢。”

他想把斯泰内拖走，但是斯泰内不肯离开博尔德纳夫。在他们面前，观众排成一条长龙，挤在检票处，发出一阵阵喧闹声，喧闹声中，不时响起娜娜的名字，这两个字就像唱歌一样响亮有力。男人们伫立在海报前，高声拼读着娜娜的名字；另一些人经过那里时也用询问的口气把那名字读一遍。而妇女们呢，个个心情焦急，脸上挂着微笑，用诧异的神态一遍又一遍地低声读着娜娜的名字。可是谁也不认识娜娜。这个娜娜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？于是，流言在人群中不脛而

走，有些人还窃窃私语，开种种玩笑。这个名字，这个小名叫起来既亲切，又好听，每个人都爱叫它。只要一发出这两个音，人们就高兴，脾气也变得好起来。一种好奇的狂热驱使人们要知道娜娜，这是巴黎人的好奇心，其疯狂程度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，简直像热病发作似的。谁都想看看娜娜。一位太太的袍子的边饰被挤掉了，一位先生被挤掉了帽子。

“啊！你们问得太多了！”博尔德纳夫大声说道，有二十来个人围住他提问题，“你们马上就会看见她的……我走啦，人家有事等我呢。”

他见观众的兴趣起来了，非常高兴，一溜烟地不见了。米尼翁耸耸肩膀，提醒斯泰内，说他的太太罗丝正在等他，叫他去看看她在第一幕里穿的服装。

“瞧！吕西，她在那儿，她正在下车。”拉法卢瓦兹对福什利说道。

那个人果然是吕西·斯图华，她个儿不高，长相丑陋，约摸四十来岁，脖子很长，面孔瘦削，两片厚嘴唇，但她性格活泼，态度和蔼可亲，倒给她增添了很大魅力。她带来了卡罗利娜·埃凯和她的母亲。卡罗利娜是个花容月貌、表情冷漠的女子；她的母亲态度庄重，行动迟缓。

“你跟我们坐在一起吧，我给你留了一个座位。”吕西对福什利说。

“啊！不！这里什么也看不清！”福什利回答道，“我有一张正厅前座票，我喜欢坐到正厅前排去。”

吕西生气了，难道他不敢在公众面前与她一起露面吗？接着，她很快平静下来，转了一个话题：

“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认识娜娜呢？”

“娜娜，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她。”

“这是真话？有人向我保证，说你同她睡过觉。”

站在他们前面的米尼翁，把一个手指头放在嘴唇中间，示意他们别吵了。吕西问他为什么，他指着一个个走过的年轻人，低声说道：

“那是娜娜的情人。”



大伙都朝那个年轻人望去。他很和蔼可亲，福什利认出他来了，他叫达盖内，在女人身上挥霍掉三十万法郎，现在只能在交易所里做些小投机，赚点钱，不时给她们买些花束，或请她们吃晚饭。吕西发现他的眼睛很漂亮。

“啊！布朗瑟来了！”她嚷道，“就是她跟我说过，你同娜娜睡过觉。”

布朗瑟·德·西弗里是一个胖胖的金发女郎，漂亮的脸蛋儿胖乎乎的，陪她来的是个瘦弱的男子，衣着很考究，露出一副高雅的神态。

“他就是格扎维埃·德·旺德夫尔伯爵。”福什利对德·拉法卢瓦兹耳语道。

伯爵与新闻记者握了握手。这时布朗瑟和吕西两人激烈地议论起来。她们镶边饰的裙子挡住了别人的去路，一个穿着蓝裙子，另一个穿着玫瑰红裙子；娜娜的名字又回到了她们的嘴边，她们把娜娜的名字叫得那么响，以至别人都竖起耳朵倾听她们的谈话。德·旺德夫尔伯爵带着布朗瑟走了。人们等得越久，想见娜娜的心情就越急切，到了这时，娜娜的名字就像回声一样，在前厅的每个角落里回荡，而且声音越来越高。怎么还不开始？男人们掏出表来看，迟到的观众还没等车子停稳就跳下来，观众三五成群地离开人行道，过路人漫不经心地穿过煤气灯光下的一片空荡荡路面，伸长脖子朝剧院里张望。一个顽童吹着口哨走过来，在剧院门口的一张海报前面用嘶哑粗俗的声音嚷道：“喂！娜娜！”说完就扭着腰，趿拉着旧拖鞋走了。大家见他那副样子，都笑起来。一些身份高贵的先生也跟着他叫起来：“娜娜！喂！娜娜！”观众拥挤不堪，检票处有人争吵起来，嗡嗡嘈杂声一阵高过一阵，有人叫着娜娜的名字，要求见娜娜，这是人群中突然产生的愚蠢想法，也是一时性欲冲动的表现。

在这片喧嚣声中，开演的铃声响了。喧嚣声一直传到马路上：

“铃响了，铃响了。”接着人群中你推我搡，每个人都想挤进去，检票处增加了维持秩序的人。米尼翁露出焦急的神态，最后拉着斯泰内走了，他没有去看罗丝的演出服装。铃刚响时，拉法卢瓦兹就拉着福什利，从人群中挤出来，生怕误了序曲。观众迫不及待的样子惹怒了

吕西·斯图华。这些粗野的人，竟然对妇女们也推推撞撞！她和卡罗利娜·埃凯母女两人走在人群的最后边。前厅里的观众都进场了，大门外边马路上，仍然传来持续不断的隆隆声。

“好像他们每出戏都精彩似的！”吕西一边上楼梯，一边嘀咕道。

在演出厅里，福什利和拉法卢瓦兹站在他们的座位前面，双目又环顾四周。

这时，大厅里已经灯火通明。高高的煤气火头，发出黄色和玫瑰色的光焰，把多枝水晶大吊灯照得雪亮，灯光从拱顶上成细雨状地反射到正厅里。座椅上的石榴红丝绒像漆一样闪闪发光，那些金色装饰闪烁着光芒，天花板上的色彩过分强烈，那些嫩绿色的装饰使耀眼夺目的光芒显得柔和了。舞台前的一排脚灯升高了，顿时发出一大片光亮，把幕布映得通红，沉沉的紫红色幕布像神话中的宫殿一样富丽堂皇，与舞台上的旧陋框架形成鲜明对照，金色框架上有一道道裂缝，露出了里面的泥灰。剧场内已经热起来了。乐师们对着乐谱架调整乐器的音色，笛子的轻快颤音，法国号的低沉呼鸣，小提琴的悦耳奏音交织在一起，在越来越高的嘈杂人声上空荡漾。每个观众都在讲话，互相推推搡搡，使尽全力找自己的位置，坐下来。过道里拥挤不堪，以至每个过道口好不容易才能放进来一股源源不断的人流，观众互相打招呼，衣服互相摩擦，在女人们的裙子和帽子中间夹杂着男人们的黑色礼服或燕尾服。一排排座位上渐渐坐满了人。一个穿着浅色服装的女人让人看得特别清楚，她的面颊俏丽，低着头，头上蓄着发髻，发髻上的首饰闪闪发亮。一个包厢里，一个女人裸露着一角肩膀，白皙得像白绸缎。其余妇女静静地坐着，无精打彩地摇着扇子，瞅着拥挤的人群。一些年轻先生们站在正厅前座里，背心敞开，钮扣洞里别着栀子花，用带着手套的手拿着望远镜观看。

这时候，两个表兄弟寻找熟悉的面孔。米尼翁和斯泰内一起坐在楼下一个包厢内，手腕靠在栏杆的天鹅绒罩上，肩并肩地坐着。布朗瑟·德·西弗里好像一个人单独占了楼下的一个侧面包厢。拉法卢瓦兹特别注意达盖内，达盖内坐在他的前面，两人相隔两排座位，他坐在一个正厅前座内。达盖内的旁边，坐着一个小伙子，看上去只有十

七岁，模样像是逃学的中学生，一双小天使般的眼睛睁得大大的，福什利笑眯眯地打量着他。

“坐在楼厅里的那位太太是谁？”拉法卢瓦兹突然问道，“就是坐在穿蓝衣服姑娘旁边的那位太太。”

他指着一个胖女人，她的胸衣裹得紧紧的，过去头发是金色的，后来变成了白色，现在又染成黄色。圆圆的脸上涂了胭脂，额上留着小姑娘式的刘海，脸像肿了似的。

“那是加加。”福什利简单地回答。

表弟听了这个名字似乎觉得惊讶，于是他又说道：

“你不认识加加吗？……她在路易·菲力普在位初年，还是走红人物呢。现在，她不管到哪里都带着她的女儿。”

拉法卢瓦兹对姑娘看也不看，却动情地把目光盯着加加；他觉得她虽是半老徐娘，但风韵犹存，只是不敢说出口来。

这时候，乐队指挥把指挥棒一举，乐师们便奏起序曲。观众还在不断地进场，骚乱和嘈杂声依然有增无减。特地来看首场演出的仍然是那些老观众，有的甚至关系还很密切，他们见了面，非常高兴。一些老观众由于彼此熟悉，态度很随便，有人不脱帽子就互相打招呼。这时，剧场成了巴黎的缩影，成了汇集巴黎文学界、金融界和寻欢作乐的人的场所，那里还有许多新闻记者，一些作家，交易所的投机家，也有一些轻佻的女人，她们比正经女人还要多。他们奇异地聚集到一起，其中各种人物都有，他们都染上了种种恶习，脸上都露出同样疲惫、同样兴奋的神态。福什利在他表弟的询问下，把报馆和俱乐部的包厢指给他看，并把那些戏剧批评家的名字一个个告诉他，其中一个人面孔瘦削，神情冷漠，长着两片险恶的薄嘴唇，他还特地指给他一个胖子，那人脸上显出一副和善的神情，懒洋洋地倚在身旁一个女人的肩上，用父爱的目光深情地注视着这个天真纯朴的姑娘。

他看见拉法卢瓦兹与坐在对面包厢里的人打招呼，便不再说下去了。他似乎感到很诧异。

“怎么！”他问道，“你认识缪法·德·伯维尔伯爵吗？”

“哦！我很早就认识他了，”埃克托尔回答，“缪法家有一块田地同我家的田地相距不远。我常到他们家里去……伯爵与妻子和岳父

德·舒阿尔侯爵住在一起。”

见表兄感到很惊奇，他心中暗暗高兴，出于虚荣心，他说得更详细了：侯爵是国务参事，伯爵刚刚被任命为皇后的侍从长官。福什利拿起望远镜，瞅着伯爵夫人，她满头棕发，皮肤白皙，肌肉丰腴，有一双美丽动人的黑眼睛。

“幕间休息时你给我介绍一下，”福什利最后说道，“我已经见过伯爵，不过我希望每星期二到他们家里去。”

从最高几层楼座里发出几声嘘声，叫人安静下来。序曲开始了，观众还在不停地进场，迟到者使得整排的观众站起来给他们让路，包厢的门发出吱吱的响声，走廊里有人拉开粗大的嗓门在争吵。谈话声还没有停下来，犹如傍晚时分的一大群麻雀在叽叽喳喳叫着。场内一片混乱，人头在攒动，胳膊在挥舞，一些人坐下去，想舒服一会，另一些人则执意站着，想向四下再瞧上最后一眼。“坐下！坐下！”震耳欲聋的喊声从光线昏暗的正厅后排发出来。每个人都感到身上颤抖着：他们终于要见到这位著名的娜娜了，巴黎已经为她忙了整整一个星期了。

说话声渐渐停下来，但是偶尔还听到一些深沉不清的谈话声。在窃窃的低语声沉寂下来，叹息声正在消逝时，乐队以欢快的小音符倏地奏起了一段华尔兹乐曲，曲子的节奏粗俗，里面还夹杂着猥亵的笑声。大家听得心里乐滋滋的，都笑起来。坐在后座前几排的剧院雇来的捧场者，使劲地鼓起掌来。

幕布升起了。

“瞧！”一直不停说话的拉法卢瓦兹说道，“有一位先生与吕西坐在一起。”

他瞅着楼厅右侧的包厢，卡罗利娜和吕西坐在包厢的前边。后面人们瞥见卡罗利娜母亲的端庄面孔和一个高个子年轻人的侧影，他长着一头美丽的金色头发，衣冠整齐，无可挑剔。

“瞧呀！”拉法卢瓦兹又说道，“有一位先生跟吕西坐在一起。”

福什利决定把望远镜转向侧边包厢。可是，立即又掉过头来。

“哦！那是拉博德特。”福什利用毫不介意的语调嘟哝道，好像

这位先生在场对观众来说是很自然的事，并且是无关紧要的。

在他们后面，有人嚷道：“别说话喽！”他们不得不静下来。这时候，观众都一动不动地坐着。从正厅前座到楼座，一层层脑袋伸得笔直，聚精会神地看着台上。《金发爱神》的第一幕是发生在奥林匹斯山^①，山是用硬纸板做的，山后乌云密布，右边是朱庇特^②的宝座，首先出场是彩虹女神和司酒童^③，他们在一群天上侍者的帮助下，一边唱着大合唱，一边为天上众神布置会场座位。发出阵阵喝彩声的只有剧院雇来的捧场者。观众感到迷惑不解，一直在等待着金发爱神的出场。然而，拉法卢瓦兹为克拉利瑟·贝尼鼓了一阵掌，她是博尔德纳夫的一个情妇，在剧中扮演彩虹女神，她身着浅蓝色衣服，腰上系着一条宽大的七色彩虹带子。

“你知道，她为了系那条彩虹带，把衬衫都脱了，”拉法卢瓦兹向福什利大声说道，好让别人都听到，“今天早上我们已经试过……如果衬衫不脱掉，在胳膊下面和背上就露出来。”

场内微微骚动起来。扮演月神的罗丝·米尼翁出场了。月神既黑又瘦，丑得像巴黎的可爱顽童，虽然她的身材和面孔都不适合扮演这个角色，但却显得很迷人，似乎是对剧中这个角色的嘲讽。她上场时唱的调子和歌词糟糕得简直要让人哭起来，唱词中，她埋怨战神玛尔斯，因为玛尔斯正要抛弃她去追求爱神。她唱时神态拘谨而腼腆，拘谨中是那样充满轻佻的暗示，以至全场观众都活跃起来。她的丈夫和斯泰内肩并肩地坐在一起，得意地笑着。当深受观众喜爱的演员普律利埃尔扮演将军一登场，全场观众大笑起来，他演的玛尔斯是田舍花园^④里的战神，头上插着一撮羽毛，腰间挂着一把军刀，军刀高得与肩齐平。他受尽了月神的气；月神对他大摆架子。月神发誓要监视

①古希腊神话中提及的一高峰，海拔二九八〇米，位于帖萨利和马其顿之间；相传，希腊诸神即居于其云雾弥漫之巅。

②罗马神话中的天神，位列众神之首。

③希腊神话中达耳达尼亚国王特洛斯的儿子，因美貌非凡而被诸神掠至天上作为天神宙斯的司酒童子。

④这里所说的田舍花园，与战神玛尔斯这一形象的起源有关，一说玛尔斯是司掌兽类之神，又说，他为地域性丰饶与植物之神，田舍花园象征战神玛尔斯与农业有关。